

費色爾國王訪問伊朗研析

湯德衡

去年十二月中旬有一條不甚被世人注意而事實上對中東局勢未來演變很有影響的消息，這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色爾訪問伊朗的新聞。

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色爾在十二月十四日結束訪問伊朗時，曾與伊皇發表了一份聯合公報。公報內的要點是沙王和伊皇擬邀請所有回教國家開一會議，這會議的目的是要使共同的利益獲得一致性及共商對於防禦方面的協調。此外是沙、伊雙方洽談後，已同意波斯灣方面的兩國國境的邊界并獲得兩國間在社會、經濟及工業技術方面聯繫合作的可能。

這條新聞雖甚簡短，但如前述，對於中東今後局勢的影響實具相當重大的意義。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在中東阿拉伯國家中是一個大國，并且還是回教聖地之所在，在阿拉伯國家中有着深厚的潛在影響力。在前王紹德秉政時期，由於個性比較保守，加以健康欠佳，所以不論對外對內，都採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張。費色爾國王則活力甚強，且曾担任外長有年，所以沙烏地阿拉伯的對外政策勢必較前活躍。

本來一國元首到他國訪問之舉在今日并不是件大事，可是這次費色爾訪問伊朗之特別應加重視是有其原因的。約略說來，就有兩點原因：一是費色爾自任國王以來，並未遍訪各阿拉伯回教國家而竟訪問雖為回教國家但非阿拉伯國家的伊朗；二是伊朗與以色列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均有交往，在若干阿拉伯國家反以，納塞不但反以又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外交欠佳的情形下，費色爾反往訪問。這種情形，不難使對中東內情稍有瞭解者看出費色爾的訪伊，實含有不願追隨納塞之後且有另樹一幟的計劃。

我們所作的上述分析，根據於下列事實：土耳其、伊朗及以色列可說是中東阿拉伯民族地區內的「少數民族」。其中土、伊因係回教國家，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還可以說是有宗教上的關係——雖然派系有所不同，可是以色列則因猶太教而尤感孤獨。納塞企圖以反以色列的英雄姿態為幌子，來吸引阿拉伯民族受其指揮甚至控制，伊朗則不但與以色列有良好的關係，還有軍事方面的暗中合作，因而納塞和伊朗的關係本屬欠佳。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以色列的事件發生後，納塞與伊朗更處於類似對峙的地位。然而，此次費色

爾竟往伊朗訪問，并有聯合邀請回教國家召開會議的擬議，足證費色爾非但不願和納塞走同一路線，並且有在回教集團中獨樹一幟，甚至另組集團與納塞抗衡的計劃。

因之，費色爾的訪伊對中東現勢發生的影響將是阿拉伯集團內部即將發生變化，形成費色爾和納塞的兩個集團：伊朗則將與若干阿拉伯國家有改善現狀的可能，納塞在中東的聲勢將再度蒙受不利。納塞在北非既受突尼西亞的打擊，在中東又受沙烏地阿拉伯的敵視，其處境可說是相當的不利，但是這也可說是納塞欺詐阿拉伯同族與騎牆觀共等行為所應吃的苦果。他現在惟一能獲得若干阿拉伯國家追隨的手法，就是反以，尤其是鄰近以色列的各國。

中東局勢的變化已在沉默中開始了。下面就是兩個實例。一是元月十九日黎巴嫩認為伊朗大使阿利·福士希（Ali Fotehhi）是不受歡迎的人物而限其於三日內離境。其原因是元月十八日伊朗大使向記者宣稱謂，在納塞仍從事於分化及虐待回教徒的時間內，伊朗將不能與開羅復交，實際上此項聲明乃為答覆科威特新聞部長耶貝爾（Schleich Jaber as-salim as-sabohi）元月十七日的聲明而發，因為耶貝爾部長在該聲明中謂與納塞在開羅會談時納塞會稱，伊皇允許以伊朗領土作為猶太主義的攻勢基地之時，開羅與德黑蘭的關係將無法改善，所以福士希大使的說明實際上是針對納塞而發的，然竟引起了黎巴嫩對他的不悅。第二件事是納塞本與費色爾國王洽定，分期將駐在葉門的所謂「阿聯」軍隊撤退，但是二月二十二日納塞忽然宣佈，埃及部隊將繼續留在葉門，直到英國在一九六八年給予南阿拉伯獨立為止。其實英國將於一九六八年由南阿將駐軍撤退是納塞早已知道的事，然而何以當初與費色爾國王會商，允即陸續自葉門撤軍呢？這無非是因為不便自認食言，故將英國的南阿撤軍問題作為藉口而已。就是敘利亞的政變，對於費色爾國王與納塞之爭亦不無關係，不過敘利亞的情形尚在演變中，所以本文不加詳述。

總之，中東的局勢很可能續有若干演變，不過由於納塞與費色爾國王同為回教阿拉伯國家，因而雙方尚不願公開互爭，但是現在已經形成對峙的形勢了，這是不容輕視的事實。